

家对门一楼的小院里,种着两株杏树,今年开花比往年早一个多月,根本不管疫情肆虐全球,烂漫漫,满枝满桠,开得没心没肺。这家主人,每年春节前都会娶媳将全家回老家过年,破五后回来。今年破五了,元宵节过了,春分都过了,清明也过了,他们还没能赶回家。屋子里始终是暗的,晚上没见到灯亮,月色中显得有些凄清。小院里,任凭杏花开了,落了一地缤纷如雪,又被风吹走,吹得干干净净。小院一直寂寞着,等候主人的归来。

在这样的非常时期,没有什么比平安归来更令人期待。毕竟是家,平安回家,是世上所有人心底最大的期盼。

闭门宅家,一天天地看着对门的杏花从盛开到凋零,到绿叶满枝,心里期待着这家人一切安好。无事可做,翻书乱读,消磨时日,忽然发现我国古诗词中,写到平安的诗句非常多。这或许是因为心有所想才会句有所读吧。不过,确实俯拾皆是,可见平安是从古至今人们心心相通的期待与祈愿。如果做大数据的统计,猜想“平安”会在诗词中出现非常多的词,可以和“山河”“明月”“风雨”“鱼雁”“香草”“美人”这些表达中国独有意味的词汇相匹敌。

平安报与故人知

肖复兴

“种竹今逾万个,风枝静,日报平安。”这是宋代一个叫葛立方的词人写的一阙并不知名的小令,但竹报平安是我国尽人皆知的象征。这句词,写的是平常日子里的景象,其中一个“静”字,道出这样平和居家日子的闲适。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读,我会随手就翻过去,不会仔细看,觉得写得太大,大白话,没什么味道。如今读来,却让我向往,更让我感叹。日日足不出户在家中,没有任何人往来,屋里屋外,同样也是一个“静”字了得,心里却风雨交加,电视屏幕中世界各地的确诊人数惊心动魄地频频增加,会让这个“静”字倾翻,对平安的期盼涌上心头。

“身投河朔饮君酒,家在茂陵平安否。”这是唐代王维的望乡之诗,远在他乡,喝着别人的酒,惦记着家人的平安,酒中该是何等的滋味。

“自别箫郎锦帐寒,风楼日日望平安。”这是宋代陈允平的怀远之诗,写闺中情思。“从今日望平安书,我欲灯前手亲拆。”这是放翁的诗,一样的怀人念远,对朋友的牵挂,对平安书信的渴望。他们都强调了对平安日日的渴望与期盼。如果仅仅是和平时期日日时光的阻隔,便只是日常的情谊缠绵,甚至是儿女情长;如果是灾难的阻隔,那么平安的分量便会沉重无比。“尺书里,但平安二字,多少深长。”同样是平安书信,同样是宋代的词人,刘克庄的这句词,多少道出了这样的分量。

我所能读到的关于平安的古典诗词中,最让我感动并难忘的,是岑参的“马上相逢无纸笔,凭君传语报平安”。这是小时候就读过的诗句,那种在战争或离乱之中偶遇故人,无纸无笔,急迫匆忙之中让人传个话给家人报个平安的情景,什么时候想起,都让人心动。比起同属于唐代诗人的张籍的诗句“巡边使客行应早,欲问平安无使来”,要好;比起元代顾德润的“归去难,修一缄回两字报平安”,要好不知多少。

张顾岑三位,同样是归去难,一个只是守株待兔般空等使者的到来,好传递平安家书;一个是已经写好哪怕只有两个字的平安书信;一个是偶然与归家的故人相逢,请求转达平安的口信。一个是让平安如同栖息枝头的鸟;一个则是让鸟迫不及待地放飞家中;一个是根本没有鸟,只是心意凭空传递,如同风看不见,却让风吹拂在你的脸庞和心间。平安,让相隔的关山万重显得多么沉重。岑参的好,是因为哪怕只得到平安的口信,也可以抚慰我们的内心,它会比接到真正的平安书信更让我们感动,并充满想象。平安,在虚实之间,在距离之间,变得那样绵长,是我们心底的一种期盼和祈愿。

同在望乡或怀远之中渴望平安消息一样,有关得到平安消息和终于平安归家的诗词,也有很多。“平安消息好,看到岭头梅”,这是文天祥的诗句;“旧赏园林,喜无风雨,春鸟报平安”,这是周邦彦的词;“难忘使君后日,便一花一草报平安”,这是辛弃疾的词。无论是得到平安消息,还是平安归来,他们都是将平安与“梅”“春鸟”“一花一草”那些美好的意象联系在一起。在这个动荡的世界上,平安,是最好的一种意象,一种无价的向往。因为平安是和无价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,任何财富与权势,都无法与之相比。“不惜千金买宝刀,貂裘换酒也堪豪”,也抵不上“一花一草报平安”。

人生沉浮,世事跌宕,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与生活境遇下,无论在什么样的动荡与变化中,哪怕我们早已经从农耕时代飞跃进电子时代,从古至今,平安都是为世界所共情共生的一种期盼与祈愿,万古不变。特别是在如今疫情全球蔓延之际,这种对平安的期盼与祈愿,更是让人把心紧紧攥在胸口。无论富贵贫贱,无论哪个种族、国家,无论是奔波在前线的战士还是居家的普通百姓,没有什么是比平安更重要的。“但从心底祝平安”,是我们的期盼;“平安报与故人知”,是我们的祈愿。

我一直隐隐悬着的心一下子放下来了——前两天的晚上,家对门一楼的房间里亮起了灯,橘黄色的灯光,明亮地洒满他们家的阳台。主人终于平安地回家了。尽管错过了今年小院里杏花如雪盛开,那两株杏树,已经绿荫如盖,也算是替他们守在家中,“一花一草报平安”了。

大家V微语

放弃不是失败

毕淑敏

●人生似乎离不开比赛,但其实,人生根本就不是比赛,你谁都不需要比。如果一定要找到对手,那就是死亡,但结局已经注定,所以,这也不是比赛,只是过程。承认在某些问题上的无能为力,你反而可以把更多的力量,投入真正可以取得成效的领域。

●人的一生,不能不放弃。一次都不放弃的人生,是不现实的。起码,你最后一次是要放弃生命,你不想放弃也不行,有自然规律管着呢,在这之前,你还曾放弃过青春,放弃过健康,也可能放弃过理想,放弃过亲人……不管你喜不喜欢,你必须放弃。

●放弃是个强有力的席卷者,最后会将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打包带走。所以,学会放弃和平共处吧。你越早学会,越受益无穷。因为放弃不是失败,只是一个阶段。



最好的比较

杨德振

流年似水,日月如梭。有的人总会拿今年和去年作个纵比,盘点一年来的各种收获;有的人喜欢与周围人横比,比照出各种人生感慨。

现实中,不乏越盘点越颓废,越比越生气的人;有人总觉得自己付出的多、得到的少;有人觉得自己忙忙碌碌,一无所获;有人跟出息的发小、同学比一番,比出了失落,越比越伤心。有人狭隘地认为,人来到这个世界,就是为了胜出、为了拥有更多。

所以,一个正确的比法,决定着人生的幸福感。“比赢了”就不可一世,“比输了”就埋天怨地的人,都不值一提。

老子《道德经》中言:“知人者智,自知者明;胜人者有力,自胜者强,知足者富”。既要知人又要自知,知人而不妒不羨,自知而不自惭形秽;横比要看到别人奋斗的不易,纵比要看到人生的自然落差;天生我材必有用,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;知足是一种富有,知足是一种幸福。

我认为,凡是能“比”出幸福感的,就是正确的“比法”;凡是“比”出了负能量的,就是狭隘的“比法”;我还认为,一个人幸福的逻辑应该是,不去与人作任何无谓的比较,自得心安,这才是最好的比较。

文史杂谈

春色

胡竹峰

《说文解字》认为“春,推也”,有春阳普照,万物滋荣之意。春色大抵是轻灵的,也有例外。譬如《春游图》,画春游情景,以青绿着色,用笔细劲有力,着色浓丽鲜明。时代久远,浓丽是褪了,老成一卷苍茫。春日苍茫比浓丽鲜明格调高。远山上以花青作苔点,人马若豆,但刻画不苟。那些人描法工细,以色晕染面部,可见神采奕奕。那些马各尽其妙,站立走卧腾跃奔奔之姿不同。咫尺山水竟有千里之势。

《春游图》据说是展子虔传世之作,沈从文怀疑,也有人根据画中人物头上戴的幞头、建筑部件形制论证并非隋朝原作,而是北宋摹本。隋朝也好,北宋也好,真迹也好,摹本也好,并无要紧。

《春游图》的好,好在春意,好在春色。画中树叶吐绿,桃杏争春。一水自左上而流,渐至中间,水面宽阔,微起皱波,小舟轻泛,天际水天一色。两岸三两人,或步行伫立,有人骑马,有人随后。小桥连岸,坡后有农舍,山谷中树林密布,白云缭绕,寺庙隐现。

《春游图》的好,好在笔下的怀春之情。《春游图》的笔触里有惜,珍

惜的惜,也是爱惜的惜、怜惜的惜,笔下气息小心翼翼。《春游图》中的春日过了一千年,春花开了又谢,谢了又开,那些树一茬一茬枯荣换代。《春游图》中的游人不老,春日不老,春色不老。清澈的山林水泽,与一场贵妇人的风雅春游一齐载入史册,苍茫的春色千年不绝。

先秦郑人喜欢春游,春日里,男男女女到城外溱洧之滨踏青游玩,有人身佩兰草,有人手捧芍药。春秋战争之多者无如郑。战乱频繁,无尽苦难,阳光和山风洗濯的通透是清凉引,引出无边的春色、无边的春意、无边的喜悦。

那年在绍兴,坐在潺潺流波的兰亭曲水边,一条竹影斑驳流动,载荡杯盏,徐徐而下,停则取饮杯中酒,乘兴赋诗。诗不足道,诗意甚好,春色甚好,呼吸里有癸丑暮春之初的明媚,与永和九年那场修禊事一致。

人间春色十分,王羲之得了一份,展子虔得了一份,王希孟得了一份,白居易得了一份,孟郊春风得意马蹄疾,得了八钱……余者归众人。逢春不游乐,但恐是痴人。白居易说的。

城市笔记

臭蛋花

玄武



儿子小臭每天拿个喷壶,准时上午10点多浇花,唰唰唰。有时听见他在花台上哼哧哼哧,一忽儿路过书桌时我拽住他,臭小子一扭头,一扭就跑了。

精力过剩总搞破坏,于是和他商量,有一盆花归他管理。他高兴地答应了。他是一盆花的主人,从此很有派的感觉。他想让他那盆花长得最好,于是破坏旁边一盆一人多高的蓝雪。我批评他这是不对的,这个叫嫉妒心理,而人不能这样。要竞争,但对胜自己的,嫉恨、破坏,是很不好很丢人的事。他低着头不吭气。我知道他明白这理了。

有天晚上睡觉,他突然自言自语说:“一下子开很多花,多好啊!”我听到他开心地嘎嘎笑起来。再看已经睡着了。

不知是不是做梦。今天下午,阴天。我拉着帘子。我不喜欢灰蒙蒙的天,宁愿当是黑夜。他在花台上大叫:“快来看啊,哈哈,我把花养得有花苞啦!好多好多,这儿,这儿,这儿还有,还有!”伴随着拍手声,咚咚声,那是他跳起来手舞足蹈。

果然,这盆搭了小架的花长满了花苞,约莫估了一下,有五十个左右了。

小臭兴奋地看着我,那表情分明是说:看!我厉害吧?

他说:“花喜欢太阳,每天我给它挪,让太阳照着它,它的叶子就绿绿的,它的枝条就长出来好长,还有好高的,力气很大很有劲。它一下子就比我长得高呢!”

那个花盆二三十斤,拉着挪动,要费劲的。

他吃晚饭时特别听话,哗啦啦吃得干净,和以往大不同。他总等着说他的花,又问我花的知识。我说这个花是你的,开了花就叫它臭蛋花吧?

他有点扭捏,说,花叫臭蛋,不好听吧?臭蛋是我的名字,不能是花的名字。

他认真地问我,花刚种上,是不是不能浇水?

我说,不对。花初种,一定要浇水,浇桶里放过两三天水最好。初种的花,土要压实,然后浇水浇够,要浇到底盘里渗出水才行。这个水叫定根水,因为一浇水,土和根就连在一起了。不浇水一定不行。有人养不活花,是因为拿回去种时就种坏了,花长不好,慢慢就死了。

他瞪着眼睛听,点着头。那样子,是一下子牢牢记住的样子。

我下意识想了一下。我现在所为,也是在做定根的事……

我说,再种花时,你跟我一起,我教你,好不好?以后你就会种了,就能种活了,就会开许许多多花。

他连连点头说好,嗯!那个“嗯”字,说得很用力很诚恳。他说,我不嫌麻烦,不嫌累,不怕它长得慢。它很快呢!

臭蛋的第一盆花,是铁线莲幻紫。我在培养一个花童。我有了一个臭蛋的种花弟子。

这个六岁的孩子,在疫情期间,多了一样种花的本事。他成堆的兵器、汽车玩具里,有了一盆柔弱的花。他关于英雄、冒险的梦,多了无边无际的花朵。我觉得好。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总值班:孙泽锋
一版编辑:赫巍利
一版美编:冯漫图
编:王泰舒

零售
专供报

